

Zixianghuai sanwen congshu
紫香槐散文丛书

北上列车

刘汉君 著



 西安出版社

北上列车

刘汉君 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上列车 / 刘汉君著.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0.12

(紫香槐散文丛书 / 陈长吟主编)

ISBN 978-7-80712-719-2

I. ①北… II. ①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1449号

紫香槐散文丛书

北上列车

著 者: 刘汉君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8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网 址: www.xacbs.com

邮 箱: tushu@xacbs.com

印 刷: 西安市商标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1230千

印 张: 91.5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12-719-2

全套定价: 210.00元 (共7册)

散文是最好的旅伴

——主编手记

人生在世，乃漫漫长旅，下地开始走路便是出发，最后沉寂于大地的怀抱便是终点。

人在世上有很多旅伴，除了长相厮守的配偶，最忠诚、最贴身、最听话的就是书了。在书的世界中，最受人咂摸、琢磨、折磨的则是散文。

每次外出，带什么书都让我费尽思量。因为旅途辗转曲折，多拿一件东西都会成为负担。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书又不能少，它是消解孤闷的良药。于是，我收拾行装时，总站在书架前犹豫再三，将几本书拣进拣去，然真正与我上路的，还是散文。比如《闲情偶记》《陶庵梦忆》《随园诗话》等等。我是这样考虑的：诗歌读起来短小不过瘾；理论读起来枯燥伤脑筋；小说需要一气览完不能中断，并且很少在短时间内回头去重新翻阅；只有经典的散文书，你可以随时欣赏随手放下，可以从中抽阅不按秩序，可以钻研某篇，沉浸某段。

这样说，并不是轻视其他体裁，概因旅途之特点决定。散文的人生体验，广抒胸臆；点击社会，直面现实；机智幽雅，闲情逸韵；精练语言，短小篇幅。这些都适合来调节人生苦旅的倦意。

以上或许是一家之言尔。

其实，不光读书如此，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散文也是最

好的旅伴。

你的读书笔记，它是散文；你的演讲发言，它是散文；甚至你的俗常日记、你的交友信札，它都可以是散文。

人生的节奏不可能像诗歌那样老是激情澎湃，也不可能像小说那样老是虚拟冗长。散文的停停顿顿，左顾右盼，时而疾跑，时而散步，才是一个常态。

孙犁年逾花甲，散文写得越来越精彩；季羨林九旬之后，仍然挥舞着散文的笔；还有很多诗人、教授、理论家、科学家等，都用散文描述着他们最终的智慧和哲思。

散文可以为小学子起步助跑，也可以为文化人养老送终。

感谢西安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支持，把新的一辑“紫香槐”散文丛书，又如约送到读者面前。这束“紫香槐”，如能在大家困漠的眼帘中透进一点绿色，就是我们的幸福。

陈长吟

2010年初夏于散文研究所

序

在汉江中游，安康境内，秦岭腹地，有一个风华绰约的女性作家群，她们中有五十年代出生的文坛青衣，有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文学新秀，刘汉君是新秀中的一员。

刘汉君是在 21 世纪之初，以小说和散文创作的艺术形式同时进行，款款步入陕西文坛的。她的作品犹如秦岭大山中的山溪，清新、明快、细腻、自然、朴真、素淡。

刘汉君的小说，是在表现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强调一种正面表现生活的纯洁、向上。《北上的列车》中的丈夫，是一位积极进取、勇于开创、能吃苦、乐观向上的男子汉；妻子，是一位贤能淑慧、坚守爱情的善良女子。他们在改革的大潮中，各自显示出一种人的能力和属性。他们相互思念，相互关心，相互支持，开创着新一代新农民的新生活。这里既有传统农民的美德，又有现代生活的激流勇进；既有农耕文明在情感积淀中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观念，又有改革的大潮给这种旧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强烈冲击。历史的思考是在一种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和人物命运的展开中显示的。妻子金凤情感的煎熬是改革给旧的爱情方式带来的裂变和阵痛。丈夫在外的艰苦奋斗，既是生存的环境所迫，又是维护人的尊严，树立男子汉的行为方式的诉求。作品的结尾，妻子看到丈夫的那种苦难场景，声泪俱下地说：“咱们回去。”丈夫笑声朗朗地说：“这不是很好吗？”这充分体现了新一代农民在改革的大潮中，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北上的列车》是写改革的，更是写

生活、写人的。改革的社会生活，成为一种背景；人的心路历程，成为一条突出的情感线索。这是文学创作的核心所在。她的另一篇小说《芭比娃娃》，是一篇偏重于心理描写的小说。作者以一个女性的细腻、情思、暗恋、缠绵、悱恻，表现了一个县级机关的青年女打字员暗恋着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有追求的青年县级领导干部的故事，年轻的男青年县处级干部，积极、向上、果敢、正直，勇于开拓，敢为人先，浑身上下充满着一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担当精神，他清正廉洁，深得群众的喜爱。作品中的女打字员，单纯、善良、内敛、传统、含蓄、自律，她深深地爱着这个优秀的男青年干部，但她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表达这种爱慕之情，这种“单相思”深深地折磨着她。她既为这位青年干部勤政爱民的作为所打动；又为这位青年干部一身正气，不为女色所动的精神境界所震慑。作品中的男青年干部是一个理想式的人物。正是这个理想式的人物，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国家的干部，理应都是这样：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开创新时代、新干部的新作风。作品中的女打字员，是一个自尊、矜持、自律的青年女子。她努力工作，积极上进。正是这种生活观和人生观才使她与男青年干部身上的作风发生了“共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正在于此。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作品中灌注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一股时代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作品中的情感是一种健康、向上、澄澈、明亮的审美情感；作品中的男子都是事业的开拓者，女子都是情感的守护者。一种传统生活中的爱情观，在改革开放的激流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不管是《北上的列车》中的妻子，还是《芭比娃娃》中的女打字员，她的爱情，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男耕女织式”的朝夕相守，而是为实现人的生存的尊严，为了民族的大爱而天各一方，一种恋情，两地相思。这种时代特色的凸显是令人欣慰的。

刘汉君的散文，细腻、缠绵、随意、诉说，更多的是一种回忆性的童年记忆，是一种自然天籁式的情感抒发。她写外婆，写老屋，写老井，写自己曾生活过的场景，写自己曾经经

历过的情感体验。她的散文散淡、松缓、弥漫，没有强劲、刚毅、猛烈之状，有的是轻描淡写、促膝诉说、街谈巷议，这与她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精神气质有关。刘汉君生活在秦岭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县城，那里幽静而封闭、自然而恬逸、天籁而寂寥，她的性格在这种生存环境中显得内向、收敛、拘谨、文弱，有几分书卷气，有几分过敏。面对世俗的生活，她显得有些失措和呆滞；面对文学创作，她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和多思。她的散文，是一种状物抒情、缘情写景的咏志散文。生活中的拘谨，给了她散文中更多的心灵空间。情感的抒发，显示出她趋向于自我的人生诉求。

这个集子的出版，是她文学创作一个阶段的总结、检阅。我希望她在今后的创作中，发扬自己的长处，扬弃自己的短处，在写情、写心理、写人物的心路历程中，融进更多、更大、更深的活动内容、人生思考、价值判断，写出更新更多为时代和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常智奇

2010年6月28日于古都长安

目 录

上辑

- 1 北上的列车
9 芭比娃娃和我
20 五哥
33 郁金香
53 父亲
68 婶娘
77 海上生明月
90 我心中的菩提树
96 天定情缘
125 金凤的米酒
134 大黄与二黄
138 半边屋
143 月下拜母
149 大黄与石头
154 今夜无眠
159 融融亲情
164 悠悠往事
170 花好月圆

下辑

- 176 烟花雨
179 都市美发师
182 外婆的月亮湾

- 186 月亮井
189 月亮鸟
192 月亮石
196 月亮树
200 月亮谷
205 别了，月亮湾
208 她像一片云
212 梦幻古镇
215 紫色兰草花

北上的列车

列车穿过最后一个隧道，迎着朝阳，向北方风驰电掣般奔去，笛声在浅山丘陵上空回响。

一个三十出头，身材苗条，瓜子脸，柳叶眉，丹凤眼，面若桃花，留着齐耳短发，身着淡蓝色上衣、黑裤子的女人坐在第七车厢的二十六座上，她叫金凤，带着包包袋袋，去找自己的丈夫。金凤的男人叫门栓，当兵几年，退役回家后，种地耕田。农闲时，就给当地小包工头当下手拉沙子、搅拌水泥、背砖头、抬水泥板，啥活重他干啥，可就是挣不到大钱。

一回家，面对的是一边给他煮米酒炖猪腿，一边要数落他的金凤。金凤说，全中国遍地都是钱，就看你敢捡不敢捡。门栓说，那你咋不去捡？金凤说，那你给两娃儿当妈，我去捡。门栓说，我就是卖血卖骨头也不让你去挣钱。媳妇是当地的金花，美人坯子，又有点文化，嫁给他就已经把他看得多高多粗了，还敢让她出去吃苦受累的？别人家有楼房，有电冰箱、空调、自动洗衣机，他家没有。金凤说，怕我被人拐了？怕我坐台咋的？门栓说，你漂亮，我死也不让你出门。

就这年冬天，他出了远门，到离他们家乡几百里路外的北山去挖煤。金凤自门栓出门后，在夜深人静的电话里，不再拿钱说话了，反倒说，反正，外面挣几个是几个，身体要紧，安全要紧，命要紧，千万不敢使蛮，一年在外，哪怕分文不挣，只要能光光堂堂有胳膊有腿地回来过年就行。听说挖煤危险，

下井里就跟人埋了没死一样，金凤就劝门栓不要挖煤，去做砖烧窑。门栓总是乐哈哈地说：“好着呢，你放心。”

门栓出外打工后，金凤才体会到孤单，特别是夜里，实在想得难熬。她搞起了农家乐。她的生意正搞得红红火火，突然，矿上来电话，说门栓出了工伤事故。她把家里的生意托给家门中的一个嫂子照顾，自己风风火火地买票北上。头一回坐火车的情景和心情令金凤终生难忘。适逢年关，先是在火车站被拥挤。买票排队，挤；进站排队，挤。上车前说起来是排队，可那哪叫排队，简直就像动物世界非洲大草原上成千上万狂奔过河的野牛。那个挤呀，男人那个臭啊，女人小孩那个哭喊啊，还有男人们的粗野的冲撞和喘气声，是金凤自长这么大没看见没听见过的。她被挤着，推着，揉着，没有气力喊。头一回出门，虽说还读过高中，可从未出过远门，尤其是没在年关里奔火车去那遥远的北方。她心里急，害怕，担忧，眼下是怕身上的钱和车票被谁掏了，还有背上的酒，包里的食物；心里最最熬煎的是门栓现在咋样。光说受伤了，光说是他战友弄了帮工友在照顾他，可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晓得，光叫她立马赶过来陪护自个儿的男人。煤矿呀，听说挖煤的井有几里路那么深，那么长；只听说里边要是出了啥事要往出跑都得跑半天。是不是门栓那战友把门栓啥事瞒着不告诉她？可是出不得事呀，门栓！门栓，我金凤来看你，就是来接你的。挣不挣钱没啥不得了的，只要你人好着，胳膊腿全着，脑袋瓜灵醒着，就是天赐我福。门栓，这回，我金凤就是背也得把你背回去。反正，不能叫你在外边折腾了。金凤想着，口渴至极，不敢喝水，喝水了没地方方便，听说有女子叫尿急哭的。咋上车的她都忘了，现在火车在山洞里呼啸。她前后打量自己的行李。背上那是那桶米酒，怀里是那个装着馍块糍粑之类的“土特产”的包包，包包里边有个小袋袋，袋袋里边用塑料纸包着两百元大钞，那大钞新新的，现在肯定被油饼、芝麻饼浸染上了油，金凤担心那样的钱往出用时店家要不要。出门前有邻居大姐告诉她把钱缝在裤衩衩上，贴在小肚脐下边，那样，没谁看见，没谁敢动手。除非半夜你睡着了，要是两只手没放在小肚子上，弄不好会有谁用小剪刀或剃胡刀片割开你的裤子，再割开你的

裤衩衩，把钱拿走。金凤听这么一说，更不知咋办才好。想了两个晚上，最终决定把钱塞进装满吃货的包包里。馍块、芝麻饼在挤压中“啧啧”作响，金凤心里阵阵发怵。只觉得背上湿乎乎的，原来是那米酒桶盖没了，在挤压中，桶里的酒只往出溢，弄得她满脊背都是。可这倒是给满车厢里带来了酒香，车厢里的怪味一时间因为酒香味而淡了许多。

再往下的时间，是找不到座位。金凤买的是无座票，满头大汗，粘在衣服上的米酒凝结成硬壳子。她依然被涌动的人挤过来揉过去。她被挤到两个车厢的结合部。她昏昏欲睡，不敢睡着，也没法睡，连蹲的地方都没有。上车前排了两天的队才买到票，腿都站肿了。要不是车站公安帮助，拿着票的她也没法上车，一次次地改签，弄不好要改签到腊月三十。好累，好想睡着。两个女儿在眼前晃动，孩子睡着了，被子被蹬开了。天啊，数九寒天的，把被子蹬开了，一觉到天亮，还不把两个娃儿冻成冰人了。金凤喊娃儿的名字，要她们醒醒。不知不觉地到了半夜，满车厢的呼噜声，百人百相的睡觉模样。有人在这当空走动。金凤靠着厕所门睡着了。她梦见了丈夫，丈夫伤不重，仅仅是大腿骨折。她扶着丈夫走路……她被什么东西撞醒了。原来是列车急刹车，接着是她的一声大叫：“天哪，我的包包没了，我的钱没了……”

列车呼啸声吞没了她的哭叫声。

又是她的声音：“列车员同志，我的票也没了哇……”

金凤晕了过去，只见她背靠卫生间门溜了下去。列车员连忙呼众旅客闪开，又叫旅客帮她把金凤扶起，挽进自己工作的那个仅能坐下两个人的斗大的工作室里，给其掐人中，给其擦头上的冷汗，给其拍脊背。几分钟后，金凤醒了，又哇地一声哭了。见眼前是列车员，是乘警，止住哭，泣声说出自己的遭遇。乘警说，别哭，小偷已经被我们逮住了，钱被转手了，车票在，不要怕。金凤连声谢，说，我没得钱了，咋去看我的躺在床上的男人啊！列车员说，不要怕，有票，我们就知道你在哪下车，下了车我们想办法帮你。金凤说，不用了，好妹妹，只要我未下错车，下车了，我就是走路也要把男人找到。

天刚放亮，地平线全是由瑞雪铺就的景色。金凤下车，列

车员和乘警护送她出站，而后塞给她两百元钱。她不要，列车员说，你回来时还我得了。金凤哭了：我哪找你呀姑娘！列车员说：你回去时肯定坐北京西到云城的火车，只要坐这趟车，准能找到我。金凤问：妹妹你的名字！列车员指胸前证件号：001号就是我。

门栓在医院里见到她时嘿嘿地笑，说，大难不死，必有红福。门栓还吹牛说他学会了觉察冒顶、透水、掉渣、垮塌的前期征兆的本事，说他鼻子特灵，能闻到井下超标瓦斯的浓度有多高有多大值。说了一大串，金凤听不懂，反正觉得男人挺有信心的。门栓说挖煤人在井下逃过一次鬼门关就再也没有危险了，他信这。

金凤记得第二次到北方时心情特愉快。这回她是提前买硬卧，坐上上次去北方的那趟列车，金凤一路听着车厢播放的流行音乐，坐在整洁舒适的硬卧床上，就别提有多舒心了。看着窗外一一远去的山峦和农家院落，记得金凤农家乐生意火爆时，初中同桌黑蛋也时常光顾。八月十五那晚，金凤正准备关门，已当上金矿老板的黑蛋又来了，金凤麻利地炒好几个菜，黑蛋喝完几盅酒说：“好你个金凤啊，白长得这么标致，枉费了我一片苦心，这么多年了，还一个人守着个大院子，也不觉得糟蹋！来，陪我喝上二杯！”

看着眼前英俊的黑蛋，一杯接一杯地往下喝，金凤心里七上八下，眼前又浮现出门栓与她赌气走时的身影，便顺手拿起门后的扫帚，对身边的黄狗说：

“你这个狗东西，这么晚了还不滚。”

黑蛋一愣，拿起酒瓶猛灌几口，掏出一沓钱摔在桌上，起身跌跌撞撞走出了大院。随后是院子里的小车声一溜烟地跑远了，想到这，她自己忍不住笑了。

这次她是下决心要说服自己男人回家。原因还有是，门栓在家时发现的那个怪怪的峡谷、怪怪的洞、怪怪的树林已经被宣传出去，无人不知。有文章说，那地方只有门栓晓得，既是别人晓得，也不敢进去，进去了也走不到尽头，最怕的是找不到路出来。去野人谷，如同探险。要去那谷，要开发那谷，非得门栓回来不可。金凤认为这又是吹牛，吹吧，反正那地方的

山石崖洞只有我的男人进得去，只有我男人认识里边的曲曲弯弯、鬼鬼狐狐。

夜深深，车厢里渐渐安静了，金凤也瞌睡了，似睡非睡，懵懵懂懂中，金凤感觉自己也随着男人一起去了野人谷。可丈夫在前面越走越远，金凤怎么赶都赶不上，眼看着丈夫在前面失去了踪影，前方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她怎么也走不出那些浓浓的雾。蓦然间，感觉有个男人出现在金凤的脑海中，原来是对面有着一头卷发的小伙捡起了掉在地上的棉袄搭在自己身上。金凤想起这个漂亮小伙自上车后就一直打量着她，便一个骨碌翻起身来。天啊，我怎么会在这些男人堆里睡着呢，金凤感觉到有些难为情，对方却大大方方地递给金凤一瓶矿泉水。金凤摇摇手，缓缓地站起身子，取下身上的棉袄，递给对面的那个漂亮小伙子。小伙子脸一下红到耳根。

小伙子说：“你太像我的姐姐了，我姐姐是一年前在进货的途中出了车祸死去的，她当时只有 29 岁。”

金凤“哦——”的一声。

小伙子又问：“大姐在哪下车？”

金凤说：“在铜城。”

小伙子：“我也在铜城，我去那儿的一个亲戚家。”

金凤马上警觉起来，她保持沉默，不再搭理小伙子。

下车了，对方恳请金凤和他做兄妹，金凤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我们啥都不是！尽管对方还依依不舍地给金凤留下他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一再让金凤回头能去找他，金凤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记得，见门栓的当天晚上，门栓疯狂地拥抱她，亲她，揉她，把她整得死去活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腾云驾雾。这种兴许只有她金凤才有的感觉，这种夫妻恩爱，使她很快忘记了黑蛋和火车上的一切。

七天后，金凤带着满腹的心事要回去。她接过男人塞给她的钱。男人说，这是路上花的，五万整，我给你办了卡，带好。

金凤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紧紧地拉着门栓的手不放松。

明天，金凤就要再次见到丈夫，好激动。只听说男人现在

很火，有技术，有人缘，是他的战友他的老总的金不换，一月能挣好几千的。可金凤心里依然不踏实，挣多挣少都是个挣，关键是要人好着才行。再说，你门栓到底混得啥样，这回我金凤一定要弄个实在，要是真的火红，就叫他干去，要是混得不咋样，就跟我回去搞农家乐。她想好了好多说辞，要用这些说辞，把门栓说软了，要他不要跟自己顶牛，跟她回去，过自己的日子，办自己的营生，安居乐业。一个说辞是为了我金凤不做寡妇，娃儿们不做孤儿。你不是爱我金凤吗？不是说我是十里八里的美人吗？

金凤睁眼这么想，闭眼也这么想。她知道自个儿的男人是个啥汉子——也就是恶不起来，坏不起来，人太实诚，心太好，没心眼，都退伍这许多年了，还是当兵那一套，守时，说一不二，干活时总是抢着干，吃了亏了也不往心里放。这些个毛病，十年前兴许吃香，现在恐怕就只能吃哑巴亏了。所以，她铁了心要男人回老家。

金凤琢磨，自个儿到男人做活的地方去了两次，两次她都没去成煤矿。她想开眼界，见见广，看看那煤是咋挖出来的，那井是横着入地的还是竖着进地的，那洞有多深、多宽、多高。门栓说他干活的那个矿是个大矿，是大矿里的分矿，是分矿下边的小矿。说那一年要出多少煤，堆起来是一座百米高百米宽的山。啊，听起来可是不得了哦，可就是没去过。两次看男人，一次是在医院，一次是在小城里。她说她要去矿山，门栓就是不让去，说有规定不准去，说生产重地哪能随便叫个家属闲逛去。

总算熬到站了，金凤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没希望门栓来接她，门栓压根就没那个心思，何况她就没告诉她要来。

她掏出手机，给门栓拨电话。无人接听，不在服务区。再拨，通了，门栓在电话那头要她直接进城，他在城里等她。

按门栓所说，金凤下车，搭上进县城的中巴车。沿途是工厂，是烟囱，是高大建筑，是正在建设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是密密麻麻的拉煤车。拉煤汽车好长，有的跟一节火车那么长，好气派，好威风。轰隆隆，车过之处，地面在抖动，这抖动传导到金凤坐的中巴车上。

眼前的这景致使金凤弄不清是不是进城了。她问开车师傅，回答是也算进了，也算没进，说进城了，是说这里正在建设新城，一个比老城大几倍的开发区，说没进，是说咱这车还没到老城。金凤问老城还有多远，师傅说快到了，就前边，那条端端的宽宽的、望不到头的大街那头，就是老城。这女子，你是南方人，给你说，那条大马路两边尽是工地，走道小心着。

金凤跳下中巴。天时已经到了下午四五点了，她心里有点急了。到哪找门栓呢？这死鬼要我进城，这么大个城，我到哪找呀？

一阵劲风袭来，卷进漫天沙尘，黄烟滚滚，把金凤吹得不知东南西北。风过，沙尘散去，她定了定神，往前走。扫街的，拉车的，拣废物的，在道旁很深的壕沟里挖淤泥掏垃圾的，都是些精壮汉子，各个脏兮兮的，唯干活叫人知道他们是青壮年，有使不完的劲，可那活却叫他们有力没处使。

忽然，壕沟里冒出了个叫金凤大吃一惊的男人。一身被油和泥浸染的工作服，头戴红色安全帽，满脸油污，戴手套的右手握着一把铲，伸进靴子里的双脚陷在一尺多深的泥污里。

只见那汉子想低头，没低下，便端端地僵僵地立在泥污里。

金凤傻眼了。这人简直就是门栓的翻版。可门栓在挖煤呀，咋会在这掏泥巴？她不信。她不敢相信。咱门栓，是在家乡有名的煤矿工人，一个懂技术的工长，咋可能在这干这呀！可再仔细看，他就是门栓。她掏电话，拨电话。

五米深的大壕沟里，那泥人身上响起了电话声。

金凤断掉电话，那人身上的电话随即不响了。

金凤又按电话，那人身上电话又响起。

“门栓！你个死鬼呀！”金凤大声叫道，很是激动，“你是门栓！你哑巴啦？！你上来呀！你咋在这呀？！”

只见门栓像头猛牛忽地从泥沼里蹿出来，冲到金凤面前，嘿嘿地笑道：“媳妇，你来了……”

金凤哭了：“门栓，跟我回去吧……”

门栓一把把金凤拉到怀里，死死搂住，说：“我是小矿矿”